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一





集後前話叢隱漁溪苔

(一)



集纂仔胡

# 序 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勸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附生朝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歧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王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啓 倪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

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薖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船子和尚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

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葉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嘲春鶯

媚兒

魯生

麗

人雜紀

#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一

宋 苕溪漁隱胡仔 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尙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塵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谷蘇之類大率如此詩贍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

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儼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旣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

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旣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曇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敍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謹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遙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

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率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旣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鏹於神志之間。斬輪於甘苦之外也。

